



馬形 撰著
 續日本外史
 徳川氏
 三

5冊
 4537
 6-2



伊5
4537
6-2

新編
西蒲原郡第
五區第
五區
水澤村
之印

續

日本外史卷之二

馬杉繫著

賴復閣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二

萬延元年正月遣外國奉行村垣範正新見正興以
下二百餘人於米及英佛諸國修交誼三月三日水
戶人佐野竹之助黑澤忠三郎蓮田市五郎大關和
七郎森五六郎杉山彌一郎關鐵之助森山繁之助
岡部三十郎齋藤監物山口辰之助鯉淵要人廣岡

續日本外史

卷二

義次郎。稻田重藏。金子孫次郎。高橋多一郎。高橋莊
左衛門。海後崎之助。及鹿兒島人。有村次左衛門等。
要擊大老井伊直弼。於櫻田門外殺之。是日大雪。不
辨咫尺。佐野黑澤等數人。蓑衣奴裝。各踞路傍。佯爲
訴事者。狀以偵。直弼登營。蓮田齋藤。關森等數人直
衝直弼。前衛斫十餘人。從士狼狽。佐野黑澤等窺間。
忽然突起。斫輿丁。刺輿窓。直弼被創。將逃走。有村進
而截之。大聲呼曰。獲矣。衆聞之。一闕相應。將率而去。
直弼從士追蹶。有村等逆聞。佐野黑澤等提直弼。截
而去。從士益憤怒。急追之。佐野黑澤等返戰斃數人。

遂被創。有村亦已受重創。自察不可逃。至和田倉門
外而自裁。佐野黑澤。蓮田齋藤等數人逃。詰老中脇
坂安宅郎而自首。佐野病創。經數日而死。大關森。杉
山。森山等數人亦逃。投細川齊護郎。白事之顛末。餘
不知所之。初。佐野黑澤等之自首也。條舉直弼罪曰。
挾幼主。擅行黜陟。罪一也。苞苴私謁。無所不至。罪二
也。黜尾水越。斷幕府羽翼。罪三也。遣間部。酒井等誘
同關白九條公。幽青蓮院宮。及諸公卿。多殺亡辜。罪
四也。爲洋夷所恫喝。不請救裁。而締條約。罪五也。是
數者。神人所與。憤僕等一死。爲天下誅之。安宅愕然。

急使寺社奉行牧野貞明鞫問曰汝等莫乃奉前中納言命乎不然事不必至於此黑澤等對曰前中納言數上書諫外交而奸吏沮之未有鎖絕之實是故僕等欲首誅奸吏以副天下士民之望豈特前中納言意哉前中納言德川齊昭也直弼從士等深愧之宣言爲直弼未死作書上幕府曰臣直弼登營之途兇漢凡二十餘人發銃拔刀以襲臣前驅從士等防戰殺傷過當兇漢逃走乃欲追捕其徒臣躬爲之指麾遂被創輒不能登營焉敢以聞家茂聞之以爲直弼未死也遣使慰問其創且賜人參半斤充醫藥時

人竊相謂曰直弼生已奸黠矣死亦狡詐矣乃賦謠譏之曰直弼病創不知愈歟不愈歟服人參而益無頸已而家茂知直弼死于道路命號其職且怒其秕政矯幕府至明年七月削井伊氏封十萬石處黑澤等數人於斬是時老中安藤信正握直弼遺權擅受贈遺屢延外人於私邸使侍婢戲之遂拒救命許築英館於殿山天皇家怒信正聞之陰謀廢天皇也使搗次郎前田謙助參其陰謀外國奉行堀利熙謀知之切齒慙歎托事諷信正弗省利熙憤懣乃曰信正身補閣老予職僅爲外國尹其權力威望固不可抗

也。雖然均。是國家官吏矣。甘受信正。凌辱。趨從其兇
狡。不獨予之辱。亦國家之辱也。是歲十一月五日。作
書條陳其罪。以諫信正。是日自伏劍而死。議者悼之。
二年二月。改元曰文久元年。五月。德川慶篤報曰。吾
藩激徒。凡二百人。亡命樹黨。據長岡驛。輒言繼故中
納言遺志。將攘斥外夷。納金四兩者。聽從軍。又諭豪
農巨商。募軍須。於是游士惡漢。嘯集殆二千人。起寨
於常陸。上野。下總。要衝方成。犄角之勢。因使人探偵
其謀議。激徒分作海陸二軍。曰。一自海路進。畧橫濱。
火夷館。鑿夷虜。一自陸路進。入江戶。誅吏締外交者。

濟世安民。更張皇威。以肅故中納言志。雖事似虛喝。
其情不測。敢以聞。於是江戶及橫濱。戒嚴。家茂下教。
使慶篤追捕其徒。堀田正頌。岡部長寬。屬焉。而堀直
賀。自北道進。柳原政敬。屬焉。堀田鴻之丞。備于本道。
戶田忠恕。備于南道。各發兵。逼常野。要衝。家茂更部
署麾下士卒。扼江戶。諸橋。且備橫濱。麻布。高輪。三田。
等外國人旅舍。三月。家茂自西城徙。牙城。以備于變。
益發兵。追捕激徒。激徒有賀重信等十四人。潰圍潛
入江戶。襲高輪。東禪寺。所。英卒三人。東禪寺。英人所
舍。看護郡山藩。西尾藩。兵。與麾下將士。俱禦之。激徒

健鬪我兵多死。重信亦遂死之。餘或就擒或逃。囚虜有紳鉞三郎者。自言僕等不忍坐視神州為夷狄所辱。已決心於尊攘之大義。然不足力震國威於海外。故表微忠寸武。以開攘夷之緒也。致死報國。志士之常耳。請諒察之。家茂命郡山西尾二藩發兵捕餘黨。英國領事聞變。讓安藤信正曰。日本政府無規制。士民橫逆至此。不可復說也。乃與米佛諸州合兵。將以問激徒罪。信正等苦之。百方說諭。領事不服。乃迎英兵於橫濱。都鄙恟恟。因賜洋銀三千元。於英卒遭害者遺族。使信正謝激徒罪。事乃平。七月英人請曰。自

神奈川至長崎箱館。洋中多暗礁。吾且測量水路。以便航海。家茂然之。乃差吏與英人俱。測量航路。作圖頒之。諸藩是月英人築館舍於殿山。十一月皇妹親子內親王東下尚家茂。其生母觀行院及典侍。局庭田氏從之。觀行院故大納言橋本實久女。仕仁孝帝受寵。生親子。帝崩後削髮。稱觀行院。至是與親子同車入幕府。二年正月。激徒河野通桓。平山繁茂。小田朝儀。高畠胤正。黑澤保高。河本親忠。河邊元善。大橋正順。兒島強介。橫田祈綱。橫田昌綱。石黑簡齋等十餘人竊相議曰。安藤信正紹井伊氏遺意。親昵洋夷。

續後外傳 卷二
貸之殿山地。使京尹酒井忠義、幽公卿正言者。而陽奉攘夷命。釐降皇妹。其實係威力橫奪。以謀張幕威壓民心。尚且竊令塙次郎、前田謙助等。搜索廢帝。故典大逆亡道。遂使天幕至。奉外夷正朔。受其政令也。心矣。豈忍坐視之哉。寧一死爲天下釐兇奸。乃書之策。十五日黎明。通桓繁茂朝儀。胤正、保高、親忠等六人。各懷斬奸趣意書。潛伏坂下門外。以偵信正登營。要擊之。信正從士力拒。通桓以下健鬪。皆死之。信正被創。僅以身逃。元善悔後。其期。詰毛利氏、邸白實於桂小五郎。自裁而死。小五郎後稱水戶準一郎。爲人

慷慨愛士。元善憑以死焉。蓋欲受其知也。而正順以下。或就縛。或逃亡。通桓初仕塙利熙。利熙之屠死也。謂通桓曰。君辱則臣死焉。汝須思之。通桓深含之。至是遂其宿志。云。明年十二月。有人戢殺塙次郎。榜曰。次郎與前田謙助。承安藤信正逆意。搜索不可謂之。故典其罪當萬死。因加天戮也。當是時。激徒嘯集。京畿盛張尊攘說。曰。幕府自古武斷爲政。名分錯亂。不一。而供御麁惡。官闕不完。勘吏等因緣爲奸。以自利。公卿困乏。手力糊口。何其反耶。乃誘同公卿。將以舉兵。京畿騷然。於是毛利慶親上書諫。家茂弗省。三月。

增酒井忠義封一萬石。罷老中本多忠民。以水野忠
精。板倉勝靜。爲老中。釋慶永。及山内豐信。伊達宗城。
罪。使慶永及松平容保。參幕議。因罷德川慶賴。後見
職。蜂須賀茂韶。上書曰。膠柱之說。不足以制人也。而
初。拒外國要請。及其劫請。皆許之。遂開港於近海。建
館於內地。殆陷腥羶域矣。乃危疑。所以敢獻一言也。
近時激徒嘯集。闕下人心。向背於是乎可見矣。側聽
天皇逆鱗。天使將東下。雖事係外務。顧君臣信義。國
家安危。亦與焉。則除舊弊。作新民。運天下磐石之大
策。實在今日也。而生釁釀亂。踏應仁。覆轍。亦在今日。

也。事機易失。間不容髮。請選非常之人。以處非常之
事矣。如松平春岳。鍋島閑叟。藤堂高猷。伊達宗城。皆
有所長。而閑叟殊有賢明之稱。宜使之參廟議。麾下
亦不乏其人也。故德川齊昭。故島津齊彬等。才識不
凡。嘗所建議。必有可參酌者矣。且採三家三卿意見。
諮詢列藩。究明公私二字。可以伸朝廷尊奉之大義。
也。昔者北條時宗。以鎌倉執權。攘斥蒙古。入寇。全金
甌。其功勳不爲小也矣。今也將軍在征夷之職。功烈
不及時宗。豈可不慨嘆耶。敢陳管見。以備采擇。曰。將
軍宜入覲。謝皇妹降嫁之恩。曰。頻年物價騰貴。皇宮

供御不得無欠乏也。宜進獻倍舊額。曰。宜修歷朝山陵。厚忠孝之風。曰。四方激徒。憤受外侮。故妄唱攘夷。犯幕法。其跡雖可憎。而其情可恕矣。今也重罪之。恐激生奇變。請寬假之。使激徒各安其所。是亦以權制宜也。曰。置蕃館於殿山。使彼占據要衝。犄角海陸矣。而我品海砲臺。屬贅疣非計也。然業已許之。請諭以他地代之。曰。增築內海砲臺。設林藪溝渠於諸港。以備火攻。曰。江戶人口倍息。家屋稠密。屢有火災。請下教。使寄寓者各歸原籍。則游民省焉。物價低焉。曰。參酌古今兵制。賦課萬石。出士卒幾人。馬幾匹。合之。麾

下兵將軍時觀其都肄。宜辨督之。曰。海防至重。乃托海外各國。造數十艦。使麾下士卒就彼學操。或北巡魯西亞國境。或航朝鮮廣東香港呂宋瓜哇諸島。自我開貿易。以償捐貲。曰。置造船鑄砲場於五畿七道。使工人習熟技巧。書已入。而弗報。毛利慶親子定廣藤堂高猷等。亦上書請將軍入朝。以副中外之望也。弗報。是月。脇坂安宅再為老中。六月。左衛門督大原重德及島津久光奉敕來傳。家茂入朝之命。且議外國事務。家茂拜天吉。因怒。老中內藤信思久世廣周及所司代酒井忠義等。嘗誤朝廷尊奉之大義。以

續日本外史 卷二
賣已。並免其職。以松平宗秀爲所司代。宗秀稱病不
赴任。遂辭職。家茂屢延見慶勝。慶喜。慶永。與議國事。
七月。家茂命老中板倉勝靜等。大行黜陟。慶喜爲後
見職。慶永爲政事總裁。蓋奉詔旨也。八月。牧野忠恭
爲所司代。赴任京師。九月。以松平容保爲京都守護
職。給官俸五万石。容保辭以國在東僻。家茂使慶永
諭拜命。是月。家茂命井伊直憲刑其臣長野主膳。尋
免直憲京師護衛。初。主膳之仕直弼也。姦佞狡黠。以
得寵安政中。受直弼密旨。潛入京師。主膳以善和歌。
結懽京師。大夫士。遂與九條氏侍臣島田左近謀。矯

言枉事。以圖朝旨變更。且放陰謀。挫正議。徒於是激
徒等憤恚。竊狙主膳。而未獲。至是被刑。當是時。列藩
困凋弊。家茂下教。緩其會。同期。使其妻孥各就于國。
又釐革衣服制度。務省華飾。十一月。德川慶喜任權
中納言。家茂下教。削安藤信正。封二万石。久世廣周
間部詮勝。酒井忠義。封各一万石。黜堀田正陸。松平
賴聰。松平宗秀。松平乘全等。以下嘗阿黨井伊氏者。
數十人。以謝幕議失。當罪於朝廷。請自貶官。天皇優
詔弗允。其貶官。是月中。納言三條實美。少將好小路
公知土佐守山内豐範。奉救來宣。曰。宜除舊弊。釐革

續日本外史 卷二
政體以安宸襟曰以明春朝於闕下可會同諸藩俱
議攘夷策家茂拜詔以重禮遣歸實美等乃以戶田
和三郎補山陵奉行命修理其荒廢和三郎西上直
興工詔任和三郎大和守賜封一万石和三郎名忠
至越前守戶田忠恕支族也十二月松平容保赴任
京師是月激徒縱火於殿山燬英館家茂驚悸命德
川慶篤奉行戊午敕旨慶篤曰至今奉之抑晚矣因
辭命焉家茂乃使一橋慶喜詣京師候朝旨且遣榎
本武揚赤松大三郎內田恒次郎等於和蘭傳習操
船術三年正月以鍋島齊正爲文武總裁初齊正以

議國政忤幕府被罪致仕号閑叟至是奉職是時慶
喜已入京師館於東本願寺激徒等憤攘夷期不決
責慶喜慶喜乃報曰吾待將軍入朝而後決也耳激
徒等不可焉當是時游說者以激烈爲正義以排幕
府爲勤王以依舊拘法爲因循先者唱之後者和之
層層相架慶喜容保等憂之謂幕政失當之所致也
然攘夷至難而勢不可回也乃欲賴島津久光謀開
港肥後人轟武平聞之與長門人久坂玄瑞等逼關
白鷹司氏促攘夷期是時四方激徒聚京師者數千
人以懲通攘夷慶喜益苦之乃議曰激徒之情在憂

國宜弊其志而戒其行也。三月家茂入京師。館於二條城。尋入朝。獻金銀貨幣及器具。以慰宸慮。且親王公卿以下。獻遺有差。寬永中。家光入朝。儀衛太盛。方今天下多事。國家疲弊。以故朝儀多從省畧。先是慶喜入朝。將有所奏請。國事司議員沮之。已而天皇賜謁。公卿羅列。慶喜進奏曰。肯請國家事務依舊。委將軍。不然則將軍不必朝。天皇制可焉。慶喜拜謝將退。敕曰。事務委將軍。須勵精速攘外夷也。慶喜拜命而退。由是家茂名望稍定。初待家茂入朝。將褫其職。慶喜謀知之。故有此奏請云。是月。天皇幸于賀茂廟。親

祈攘夷。家茂率諸侯扈從家茂。未西也。以攘夷期已迫。自限以在京十日。德川慶勝時在京師。上書留之家茂。遂巡。德川慶篤亦奉詔西上。拜攘夷命。無幾還。江戸出羽人清川八郎。江戸人安積五郎等。唱攘夷于江戸。編新徵隊。其部下五百人。將襲橫濱夷館。遠近騷然。扈家茂在京師者。日夜內顧。或勸家茂東歸。慶勝容保憂之。因鷹司輔熙。三條實美等。請留家茂。是時。島津久光。松平慶永。山内豐信。伊達宗城等。相尋就國。以攘夷期已迫也。四月。天皇幸于男山。將授攘夷節刀於家茂。家茂心憂之。乃以病不扈。慶喜代

之扈焉。亦稱病俄發。至淀而還。天皇不憚。而攘夷詔令益急。先是薩人殺英人於武州生麥。至是英國領事來責其罪。徵償金亦太急。慶喜乃曰。用戰何以償金焉。容保曰。可正名而後攘斥之也。然償之有限。不可使彼饜其慾。諸老皆然之。島津氏聞之。請與英人戰。在廷公卿亦多執不可償之議。時有流言。英佛寇攝海家。茂危懼。奏請至大阪。尋巡視紀淡攝播。沿海議扼要衝。修守備。有人說姊小路公知曰。將軍之南也。陽為海岸巡視。終稱病圖其東歸也。公知驚愕。以達天聽。即詔公知及毛利氏偵其舉止。家茂輒不得

東也。已而詔以五月十日為鎖港期。大約言德川茂德留守江戶。致書家茂。促其東歸。東人皆謂朝旨多不便。將軍久留京師。徒損幕威耳。已而英人與佛人帥兵艦來徵薩人償金五十萬元。諸老苦之。日待家茂東歸。聞攘夷期已決。皆稱病。無一人視事者。茂德欲西上。奏請償金。慶勝聞之。使人留茂德。于途茂德遂入名護屋城。稱病不出。慶篤致書關白鷹司氏。報議決於不償。鷹司氏奏之。老中松平信篤。井上正直。在江戶。將授償金於英人。會老中小笠原長行。至自京師。長行謂先鎖港。而後償金。信篤正直等不可。長

行乃至橫濱。說各國領事曰。國人素不好外交。動殺傷外人。天皇憂之。欲鎖諸港。絕外交。卿等其諒之。領事對曰。條約已成。誓以莫或渝。今輒渝之。以生毋望之事。則恐有毋望之變。吾儕奉本國命而來。安得縱斷大事。退謀之本國。如其裁決。僕唯從本國議耳。長行憂苦。遂決授償金。議當是時。慶喜奉鎖港勅。東下。途聞償金議決。急至江戶。召老中及神奈川奉行等。論駁之。諸老無敢應者。神奈川奉行某陳其狀勢。不可回。慶喜聞之。以其出于不得已。使人授洋銀四十萬元于英人。以償薩人罪。五月家茂自大阪入京師。

時攘夷期已過。而東報未至。傳奏廣幡忠禮飛鳥井雅典。責家茂曰。攘夷期已過。而未奏拒絕之實。宸襟不為安也。家茂不知所答。慶勝等奏曰。嚮遣使關東。以督促。而其報未至。請姑恕焉。若夫遷延不奉命。則將軍東下。親圖之耳。時慶喜在江戶。不能拒絕外交。乃致書于京師。奏請曰。賤臣無似。叨蒙朝眷。而未決攘夷。勝算輒為大方。所踈。臣日夜黽勉。欲以報萬分。而才短智淺。終不能審勢。知機。唯恐不堪負荷。因辭幕府。後見職。以謝尸位罪。弗允。六月。小笠原長行率關東兵千餘人。海路西上。將入京師。朝廷聞之。使忠

禮。雅典謂容保曰。宜出兵留之。容保對曰。圖書頭非必抗命者。何用兵爲己。而長行率兵至淀。淀人拒之。長行不肯。朝廷驚悸。詔停其入京。板倉勝靜馳至淀。按問長行意。長行曰。事已迫矣。請見將軍陳之。顧鎖港太難。欲陳臣所視形勢。以定廟議。家茂怒其暴慢。命却長行于大阪。乃奏請東下親決外事。天皇允可。焉。八日。家茂發京師。至大阪。將海路歸江戶。會外國奉行柴田貞太郎來稟英事。家茂益怒。使慶勝容保等按其罪。十三日。家茂航歸江戶。尋免長行職。幽之。大阪黜其屬吏水野井上等數人。以答救意。先是。或

稟。鷹司輔熙曰。幕府授償金於英人。遂誤鎖港。期皆長行之所爲。而自率兵欲劫制朝廷。以逞私議。宜爲之備也。輔熙危懼。朝議紛擾。遂及之。云無幾。英艦入攝海。鳥取兵擊之。英艦不戰而去。是時幕府諸老。已與米英佛以下七國私締盟約。天皇宸怒不已。乃詔責之。曰。鎖港自今可限三十日。七國不却。則宜攘斥之。勿使億兆蒙醜夷風塵也。信篤正直等皆謂事難施行。且併絕和蘭。何也。衆議不決。天皇勅容保東下策之。容保辭以京師守護。一日不可欠也。因使禁裡守衛小栗政寧齎詔。東八月。詔大阪城代松平信古

日夷艦入于攝海則速可擊却之遷延勿失機信古
拜勅意謂幕府嘗下教勿浪戰焉令也朝命幕令不
一吾何以酬國家乃稱病不視事是月十二日詔布
大和行幸令容保等沮之十八日更詔停行幸令九
月詔以熾仁親王爲特命攘夷敕使使池田茂政從
之茂政上書奏曰將軍與慶篤慶喜等皆奉攘夷詔
而不奏實功者事体至難矣今也親王監軍必奏實
驗然臣與慶喜等爲戚族如嫌疑何請免此行更命
臣以二備邊海守衛必嚴防禦以贖今日之責於是
朝議遷延家茂聞之急馳使奏鎖港已決於是詔停

攘夷特命使是月家茂賜金五萬兩于容保充在職
經費是時鎖港期復已迫江戶戒嚴家茂命關東諸
藩備海岸且下教沿海村邑使老稚婦女避變先是
松平慶倫欲東下促攘夷至是停其行蓋以攘夷議
已決也十月松平直克爲總裁職城上野前橋關東
激徒集于江戶者貼書各所歎訴德川氏祖業將墜
家茂以新徵隊屬酒井忠篤命捕激徒十一月江戶
牙城罹災家茂避火于清水邸尋徙田安邸關白二
條齊敬憂京師動靜不定與容保及所司代稻葉正
邦等議使永井尚志促家茂西上家茂命慶喜先詣

京師視事焉。且遣外國奉行池田筑後守等於歐米各國議鎖港事。筑後守眩英佛國俗之壯麗。遂不傳命而還。家茂怒辱使命。命賜筑後守死。十二月家茂下令諸道曰。行旅不擁契符者。勿許往來矣。以備激徒橫行。

續日本外史卷之二終

續日本外史卷之三

大興安河。不與寶鏡湖。出聯馬杉。繫著北郊。賴神。復閱。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三

元治元年正月。家茂西上。總裁松平直克。大老酒井忠績。以下從焉。天皇使中納言野宮定功。賀其入京。十四日。家茂率諸侯入朝。獻真劍一口。白銀千枚。綿千把。皇子准后親王。公卿以下。獻遺有差。天皇召家茂於簾下。賜宸書。書曰。嗚呼汝。視方今形勢。以為如

續日本外紀 卷三
何內則紀綱廢弛。上下解體。庶民苦塗炭。國家將傾。而外受驕虜凌侮。殆懼吞併之禍。其危如累卵。又似燃眉。朕思之日夜不能安寢食也。豈不堪咽嗚乎。汝以為如何。是非汝罪也。朕不德所致。而其罪在朕躬矣。天地神人。其謂朕何焉。如此而安得觀祖宗于地下哉。朕愛汝猶子也。汝須視朕猶父也。其親睦厚薄。蓋關國勢挽回之成否。豈非重耶。嗚呼。汝夙夜焦思。苦慮。可以副天下人民意望也。夫醜夷征服者。國家大典。遂不可不興。膺懲師也。雖然。無謀之征戰。非朕所好也。議所以然之策。可以聞焉。朕詳論其可否。欲

以定之。良圖矣。顧自古振起大業者。先在得其人。朕視凡百武將。雖其人不少焉。而如會津中將。越前中將。島津少將。伊達前侍從。土佐前侍從等。頗忠實純厚。思慮宏遠。足以任樞機也。朕愛之猶子。汝等宜相親昵。與計大事也。朕與汝誓。欲挽回衰運。上報先皇在天之神靈。下救萬民塗炭之愁苦。無其功績。則朕與汝之罪也耳。汝其勉旃。二十七日。家茂入朝。再賜宸書曰。朕夙踐天祚。忝受萬世無缺之金甌。每恐背皇民之心。就中嘉永六年以來。洋夷來港。妄逞猖獗。國體殆不可言也。而物價騰貴。生民有菜色。是誰之

過乎。雖然昇平二百年。武威不足以制壓外寇矣。欲俄舉膺懲師。恐罹匪測之禍。是以擴充朕意。釐革幕府十餘世。舊典使各藩省。冗費造巨砲堅艦。則非獨朕之幸。亦國家萬世之幸也。然三條實美等。信匹夫激說。不察宇內形勢。不思國家危殆。矯朕命。恣布攘夷令。將以興討幕師也。且毛利慶親臣宰等。愚弄其主。妄砲擊夷舶。暗殺幕使。私誘引實美等於其國。狂暴無所不至。皆朕不德之所致焉。實不堪慙悔也。朕又謂我國所製砲艦未足。以破夷膽焉。冀天下無一敵愾。待砲艦製備之日。而後絕外交。以副朕意。家茂拜

宸書。乃奏曰。嘉永以降。國難萬狀。乃反求于聖躬。上以諭臣家茂。家茂感泣。顧以不肖之資。夙辱重任。紀綱不振。內外紛亂。敢慙宸襟。惶懼何已。臣家茂嚮奉鎖港攘夷。救而未奏。其實功。屢蒙譴責。焉豈有容身之地乎。而尚辱宸顧。冀與天下士民同心戮力。以盡臣民之道。洗除二百餘年舊弊。整嚴威武。撫馭侯伯。欲務禦外夷。輕侮。以副教意。臣家茂謹請安宸襟。天皇嘉納焉。時人聞之。稱曰。反覆綸旨。蓋與往日所出詔令大異其旨。以故西南諸侯多疑之。是月詔拜家茂右大臣。左近衛大將。右馬寮御監。尋陞從一位。二

月家茂增容保封五万石。命為軍事總裁。以海陸軍屬之。以松平慶永為京都守護。十八日家茂下教。斬大和五條。及但馬生野。俘囚平野次郎等三十餘人。于京獄。是日雷雨晦暝。暴風發屋。京人以為忠士刑死之崇焉。詔曰。沿海守備。攝播尤急。宜整內政。定民志。以嚴海防也。家茂拜詔。布告列藩。當是時。毛利慶親使人詰詔。令前後變換。家茂拒之。於是議翻覆綸旨者。遍于西南。家茂容保及尊融親王等憂之。先是池田慶德。秋月種殿。長岡護久。長岡護美。德川慶勝等。皆欲執前敕。謂事皆出于容保。尊融等意。於是南

海鎮西侯伯多通意。毛利氏者家茂不知之。專恃容保尊融。欲以運天下之大籌。慶喜慶永等亦憇憇之。毛利慶親使人謂家茂。尊融等曰。詔令前後異其旨者。何乎。世未保無如石敬瑭者。請審之家茂聞之。命德川茂承備大阪。以慶喜為禁裡守護。及攝海防禦。使免其後見職。乃宣言曰。是舉也。奉詔令備外寇。其意蓋在拒毛利氏也。當是時。毛利氏臣僚脫其藩竊入京師。圖容保等容保危懼。托病請辭職。就國。四月。及慶永罷守護職。家茂使容保再充之。以稻葉正邦為老中。松平定敬代牧野忠恭為所司代。有人誣尊

融行咒咀而薩人會人干豫其事。朝野繹騷。是時伊達慶邦以下諸侯多就國。乃敕家茂曰。汝入覲列藩亦會焉。特使政令歸一。以鎮人心也。然如國家大計。可必經奏可而決也。如其鎖港攘夷。則義勿必變。武勿必忽。且處實美。慶親等也。一切委之。汝須以寬典裁其事。速安人心。家茂奉詔已。而上新法十八條。其畧曰。年獻米二千苞。充神宮供御。曰。將軍紹職。諸侯襲封。各自入朝謝恩。曰。諸侯貢土物於朝廷。曰。西藩會同者。先朝于京師。曰。親王大臣之薨也。四海遏密。音曲。曰。廣拓內裡。曰。停皇子皇女為僧。天皇嘉納焉。

家茂又奏請獻米十五萬苞。充供御。詔族後命。五月。家茂發京師至大阪。巡視海岸。尋入京師。請航還江戶。詔允之。是月。家茂還江戶。水戶人藤田小四郎田丸稻之右衛門等舉兵於常野間。欲除其藩。市川三左衛門朝比奈彌太郎等。聞左騷擾。家茂發兵與水戶藩主德川慶篤及其近藩俱討之。藤田黨慄悍其鋒甚銳。幕兵沮靡不敢前。水戶藩老武田伊賀在江戶。即往鎮之。市川黨斥伊賀。伊賀憤恚而幕兵援市川黨。小四郎在筑波山聞之。率兵援伊賀。屢破幕兵。及市川黨。六月。毛利氏藩老福原元佃等率兵至伏

見請許三條實美等七卿及慶親父子入京弗省元
間乃條尊融容保罪上書請清君側容保與慶喜相
議使永井尚志及容保臣飯田某論元間曰汝等率
兵抗疏事體不安宜速撤兵不然則帝有攘斥耳元
間怒七月十九日昧爽與國司親相分兵入京師直
犯禁闕我兵殆破島津氏兵援之擊元間親相等走
之獲慶親父子軍令狀且擒長門人村岡伊助詰問
其藩狀伊助曰藩主慶親暗直嗣子定廣粗暴人心
不和初筑前入真木和泉平野次郎等唱攘夷德憑
慶親激徒乘之攢憂國者稱為因循妄招集游士托

攘夷編制新兵呼曰奇兵隊其殺幕使此輩之所為
也又曰三條實美等七卿在三田尻中山忠光亦時
會之忠光今在長府又曰支藩長府德山等碌碌不
能制事而清末微弱無自守之心又曰長防兵卒殆
數萬而精銳者不滿一萬餘其他皆瓦合烏集而已
又曰益田右衛門等沮吉川監物宍戶備前忠諫愚
弄慶親父子遂斥備前輒欲除僕等僕等憂苦與同
志會明倫館作書諫慶親父子弗省容月福原越後
之東也使僕從之僕不審事情輒與越後俱至伏見
及兵起驚嘆將屠腹顧與暴徒並死世謂之何乃忍

辱就擒。欲以陳國情。雪主寃。如十九日暴動。實慶親父子之所不知也。然暴臣犯關。追討固不可逃矣。願僕先於大師。與在國。忠臣戮力。以誅姦人。表平素未了之志。容保等弗聽。命刑殺伊助。詔曰。毛利慶親。使其老福原元佃。托言控訴。敢謀不逞。國司親相突進。騷擾。皆出慶親父子意。其追討之家。茂拜詔。八月。使伊達宗城傳命于毛利氏。曰。慶親父子當屏居待命。焉。慶親乃使其族毛利元純。錮元佃等十餘人。無幾。詔削慶親以下官爵。家茂下教。討毛利氏。乃部署肥筑薩藝以下。二十一藩兵。海陸所向。以德川慶勝為

總督。松平茂昭。松平康恭。副之。命先發。而家茂亦將親繼之。乃毀毛利氏第邸。在江戶及京阪者。捕其邸吏。九月。家茂下命諸侯。再致妻孥于江戶。是月。給容保月俸一萬兩。定敬五千兩。以充京職支費。既而家茂將朝京師。當是時。西有征長師。東受常野亂。幕議紛紛。十月。慶勝。茂昭等入京師。尋至大阪。置牙營於安藝。廣島下。令山陽。山陰。南海。以十一月十一日會師。廣島。十六日。慶勝至廣島。以十八日為攻擊期。先是慶親致恭順謝罪意。斬元佃以下十餘人。請還三條實美以下五人于京師。慶勝召吉川經幹等。令四

事曰。可速毀山口城。曰。宜出實美等五人於封外。曰。慶親父子可自來謝罪。曰。可鎮激徒以禦國亂。經幹拜命而退。因處其事。十二月。經幹至廣島牙營。告四事皆奉命。毛利隱岐等亦尋至。呈慶親父子及三支藩謝罪書。於是慶勝使其老成瀨正肥率兵千餘人。巡視長防二國及山口城。而檢慶親父子恭順狀。傳命諸軍解兵。是時水戶藤田黨及武田伊賀等將西上。訴哀于京師。連戰破沿道諸藩兵。至越前敦賀。慶喜自將出軍。近江海津。金澤。會津。桑名。福岡。小田原。兵屬之。且命其近傍諸藩出兵守要衝。伊賀等不知

所為。遂投前田氏陣。呈書請哀。慶喜弗允。乃命前田氏幽伊賀等八百人於敦賀。凱旋于京師。明年二月。命前田氏悉斬之。慶應元年正月。慶勝以下發廣島。抵大阪。征長兵皆就國。先是家茂欲航至大阪。自處長門事。而幕議不決。乃曰。長門事已定。將軍在江戶處之。亦無不可也。遂不西。已而慶勝入京師。初。慶勝之在廣島也。小倉人探長防二國內狀。報曰。慶親父子陽為伏罪。以緩其攻擊。期未審。衷情如何。是故慶親等面縛降陣門。致城地以待命。則可也。若納支藩末家。分疏請哀。而緩戰期。曠日彌久。恐諸藩解體。士

氣沮喪。遂不可挽回也。一旦失機。則恐有噬臍之悔。宜速收其城地也。不肯。則急討之。機不可失也。請熟計之。慶勝不省。至是長門人高杉晉作。太田市之進山縣。狂介等。舉兵于赤馬關。謀回藩威。事聞京師。朝議紛紜。欲徵列藩再議。長防事容保奏曰。臣請東下。促將軍入朝。而後議之。不然。則事機生支。吾詔曰。方今物情洶洶。不可守護。職去闕下也。因使人召家茂。是時薩摩人土佐人。暗通于毛利氏。而我未之知。二月。老中松平宗秀。阿部正耆。率兵入京師。關白二條齊敬。見宗秀。正耆曰。詔召將軍。而子等來者。何乎。宗

秀對曰。常野之亂。措置未了。故來迎一橋氏也。齊敬曰。慶喜代將軍為京攝總督。事係詔令。豈將軍徵之乎。宗秀等恐怖。不知所答。天皇聞之。詔曰。數勞將軍入朝。然東西懸隔。事情否塞。豈得不召之。乃勅宗秀。正耆。東下。促其入朝。三月。宗秀奉詔。東下。趣家茂入朝。家茂拜詔。而未發。四月。下敕曰。聞毛利慶親。不悔過。更圖不良。今將奉詔。大舉征之。沿道諸侯。宜緩東觀。期以待命。乃按長防地圖。部署諸將。所向都肄。兵于駒場野。以大納言德川茂德。為先鋒總督。井伊氏。榊原氏。屬之。時德川茂承。猶少。德川慶篤。以藩內擾

亂措置失其宜。屏居焉。因命酒井忠篤留守江戶城。已而茂德上疏辭總督。宗秀諭之。茂德不肯。五月。更以茂承為先鋒總督。以茂德為後軍。慶勝上書家茂。請止西征。麾下士勝安芳亦諫師無名。諸老怒。黜安芳。十六日。家茂發江戶。以姬路為行臺。一番隊。戶田肥後守。貴志大隅守。以下步騎兵。及河野伊豫守。以下砲銃兵。以是月五日。六日。發。二番隊。米津丹後守。以下。以九日。發。三番隊。本多日向守。以下。四番隊。渡邊甲斐守。以下。銃兵。以十一日。發。五番隊。遠藤但馬守。以下。砲銃兵。及六番。七番隊。老中。若年。寄從兵。以

十三日。發。八番隊。山名壹岐守。以下。九番隊。大老。酒井忠績。老中。松平宗秀。阿部正耆。松前崇廣。松平康恭。若年。寄遠山友詳。土岐賴之。增山正修。立花種恭。以下。劍槍砲銃兵。以十六日。發。是日。家茂上途。十番隊。水野伊勢守。以下。十一番隊。老中。若年。寄從兵。以十九日。發。十二番隊。十三番隊。十四番隊。砲銃兵。以二十五日。發。松平伊賀守。松平彈正忠。以下。以二十七日。二十九日。發。十五番隊。久世下野守。以下。砲銃兵。以閏五月二日。發。四日。榑原政敬。五日。內藤政嶠。松平光則。井伊直安。六日。德川茂承。各率兵。發江戶。

總軍七萬餘人。乃議曰：將軍屢入朝于京師，今又奔命京師，自損幕威也。因不謂上洛，稱曰：進發進發。征毛利氏之意也。膳所人河瀨太宰給仕聖護院宮寓大津，竊通毛利氏，乃與同盟二十餘人，圖傾家茂次膳所城，刺之事覺，就縛。二十一日，家茂抵膳所，聞變，俄次大津。二十二日，入京師。詔曰：先召慶親父子，即來。汝宜按問之，不來則其討之。汝且在京攝諮于衆，經奏議而後處之。家茂奏請討毛利氏，朝議不決。家茂即發京師至大阪，從兵皆披戰袍，擁金扇，馬標而進。是日霖雨未霽，暴風卷地，比至淀橋，金扇折而墜。

地金扇馬標者，家康軍中數用以勝敵矣。今為暴風所折，眾以為凶兆矣。家茂之發江戶也，霖雨連旬，河水瀰漫，往來不便。將士填咽驛路，經五十餘日，僅達大阪。九月，家茂自大阪入朝，奏請西征，尋抵大阪。下教徵鎮西南海將士，不至，辭以師無名。家茂苦之，是時各國公使自橫濱航抵攝海，稱有所請。老中宗秀正者等憚其近京師，諭却之，不肯遂入武庫港。佛國公使上書，家茂曰：今貴國形勢上之，慮慮不定，下之列藩不服，二者國之禍也。嚮大府達觀宇內形勢，締條約于各國，然朝廷列侯各持異議，故國有內亂而

大府不能鎮之。客歲各國欲討長防。大府停之。今薩長已通使於英。約開二國港。而大府獨議鎖港。何也。英國公使亦欲面謁將軍。報之也耳。大府不善視之。則不得不相率入于京師也。僕等為貴國憂之。若不允條約。則各國不傳砲艦奇術。貴國何以強兵。不如獲敕許。而固條約也。夫兵強則天子將軍自貴矣。開鎖之權。固在貴國也。速開兵庫港。以解英人惑。僕等之幸。乃貴國之幸也。大府其諒之。家茂久在大阪。西征議未決。而內外不相協。觀察國家土崩之勢。深憂之。乃奏曰。臣不肖。叨辱大任。不能策富強。輝威武。上

安宸衷。下濟黎民。臣族慶喜奉職闕下。多歷事故。必堪負荷。臣將讓職於慶喜。請視之。猶視臣。則臣亦竭股肱力。以安宸衷。又曰。臣家茂察宇內形勢。氣運日開。萬國往來。締條約。通有無。而皇國特拒絕之。則如畏避者。恐非持國之體。昔年米國使節入下田也。參酌時勢。以締約。變鎖國舊制。開富強基址。爾後下詔拒絕外交。雖然戒無謀。攘夷今也。會征長事起。臣至大阪城。何圖夷艦入兵庫。更請締條約。曰。不得命。則直入京師。親請之。臣卻之。不肯。我國雖武。我兵雖強。內憂外患。湊于一時。今與各國戰。饒令一朝勝之。環

海皆敵。連兵結怨。未知寶祚安危。則非陛下覆育。意而臣亦失控御。任豈不痛哭之至耶。願得申約以緩外患。弗報。十月慶喜容保定敬。長行等連署奏曰。頃日外國至。近畿更請締約。敕裁且促兵庫開港。曰。幕府不能決。則將詣闕說明之。臣等多方緩其期。然不得敕裁。則不卻而匆卒動兵。縱得一攘之。彼必連衡來寇我。彈丸之地。安能支萬國兵乎。伏願聖明鑑之。速賜敕許。詔問諸藩意見。多可之者。薩摩人上疏請以兵力拒武庫開港。五日家茂將朝于京師。東兵皆謂鎮西將士未至。征長議亦沮。且外國事狀切迫。朝

議輒不決。遷延以亘時日。不如速治裝還江戶。乃勸家茂東歸。家茂欲輒東。容保聞之。馳至伏見。諫其東歸。家茂遂入京師。詔允外國條約。而特不許開兵庫。港自安政中。權締條約。物情洵然。至是始得締約。敕裁然。家茂察內外紛議。終不已。再奏請讓職于慶喜。天皇優詔止之。十一月三日。家茂自京師抵大阪。遣永井尚志於廣島。按長防事。尚志奉命西至廣島。召毛利氏臣僚。條其八罪。詰之。十二月還大阪。二年正月。免德川茂德從軍。更命留守江戶城。二月。增闕白三條。齊敬年俸七百五十苞。以充經費。是月。老中小

笠原長行西抵廣島。召毛利氏支藩及吉川氏。以三月十五日為期。而不至。更以四月二十一日為期。曰。遷延愆期。則舉師討之。已。因置牙營于廣島。四月。長門兵屯赤馬關者。聞東軍逗撓不進。欲絕其糧道。航海至備中倉敷。縱火侵掠倉敷。代官廳所在。而糧粟已撤。輸廣島。倉粟無寸積。長門兵不得意而去。阿部氏池田氏出兵追躡。不及。長行遣廣島人櫻井與四郎寺尾清十郎于岩國。促毛利氏支藩至廣島。吉川氏遣其臣鹽谷鼎助等于山口。說諭奉命。長行更使人謂毛利氏曰。可其老安戶備前毛利筑前代慶親

父子而來也。支藩亦各可使其重臣來矣。我將還其藩人拘于江戶者。二十三日。安戶備前義子備後及小田村素太郎支藩老毛利伊織福間式部平野鄉右衛門等至廣島。吉川氏亦使其老今田鞞負至廣島。督將德川茂承欲傳命于備後等。備後稱病不執謁。長行數召備後。曰。力疾可以執謁也。備後辭以病漸篤。長行乃召素太郎對曰。僕且執謁于總督。不能專對其問也。請辭焉。茂承乃召伊織等。使長行傳命曰。慶親雖已誅元憫以下。屏居謝罪。撫御失其宜。士民敢謀亂。豈得不罰之。因奉台命處其罪。曰。削其封

地十萬石。曰禁錮慶親父子。使族興九承後。曰絕福原以下。後可檻致高杉晉作等十二人。以上三條。汝等各傳其主。其主傳之。慶親父子限以本月廿日。可復命也。伊織等拜命而去。長行等以備後及素太郎。遂不執謁。尚逗于廣島。疑其有異圖。發兵執之。且令鹿兒島熊本福岡佐賀久留米五藩護送實美等五人於大阪。客冬實美之去長門也。三條西季知四條隆訶。壬生基修東久世通禧及從士四十八人俱居筑前太宰府。五藩看護之。故有此命。而實美等輒不奉命。茂承下令。諸軍曰業已裁毛利氏罪。然士民沸

騰煽亂。其變不測。宜備不虞焉。伊織等已至高森驛。使廣島人報茂承曰。削封廢立令已傳播國中。士民蜂起。道路梗塞。故淹留不得達命。茂承聞之。使人告伊織等曰。不許復命後。于二十日。若有梗道者。當以威力而過也。是時毛利氏聞備後素太郎之所拘執。使人問其事由。且托長防紛擾。拒削封廢立命。茂承報其摯悍狀于大阪。六月下令諸軍進兵于長防。四境三兵隊。及和歌山彥根高田兵與海軍合。逼尾瀨川。而和歌山別隊及鳥取松江濱田福山兵逼津和野熊本柳川小倉兵與海軍合。逼赤馬關。參將小笠

原長行。航發廣島。二日至小倉。看督鎮西兵。八日。部將河野伊豫守。戶田肥後守。以海軍襲周防大島。松山兵屬之。適大島無守備。我兵上陸。結營據之。十二日。敵兵來戰。互有勝敗。十五日。敵又挑戰。我軍追之。陷伏大敗。松山部將佐久間一學死之。餘衆逃還廣島。十四日。昧爽。彥根高田兵分道濟尾瀨川。敵兵拒之。銃丸雨注。我兵沮靡。會敵兵襲我後。遂大潰。退次于大野。敵兵放陰謀。挑戰。我軍懲尾瀨川敗。不輒進。老中松平宗秀。縱備後素太郎。還于長門。長行聞之。讓宗秀曰。子獨怯。毛利氏乎。宗秀曰。非敢怯之。以其

無可拘之罪。縱之也。長行怒。督將茂承亦誚宗秀。失軍機。報之大阪家茂。召宗秀詰之。宗秀對曰。臣敢行秘策。故不稟事由。督將誚臣。固其宜也。然臣使人諭毛利氏謝罪。而未得要領。乃縱備後者。欲以毒制毒。而獨斷行之。長行實所不知也。抑追徵諸藩兵。諸藩不輒應。或出之多。弱兵與農兵而已。至麾下將士。則務求軍需。而無鬪志。且我兵多用和銃。敵雖農兵。亦皆執洋銃。是以吾軍不競。而敵鋒太銳。臣竊聞之。薩土士人互通。欸多。潛匿三都。搜索我情。而無所遺。故授旨於備後。以緩敵鋒也。而事至於此。未見其成算。

謹待獨斷。縱得罪，家茂免宗秀職，命幽于大阪。無幾釋之。命就國。十九日，敵分兵為二。自四十八阪及松原進。縱橫襲大野。我兵擊却之。二十五日黎明，敵再自四十八阪來襲。我兵駕大艦擊其後。會敵別隊自瀧口進。我兵在山上俯射。敵兵不屈。我兵敗退於大野。敵已畧大竹、小方、玖波。進據四十八阪，扼守險要。是役也。我軍銃砲多，為敵兵所獲，不能復戰。榭原政敬、井伊直安引兵還廣島。先是，山陰諸軍刻日而進。先鋒阿部正方至石州柏淵，病俄發，輒不得前。遣其兵千餘人，陣益田濱田城。主松平武聰出兵四百，屬

之。敵將井上聞多，以兵八百侵益田。正方武聰兵邀戰却之。是夜，敵將大村永敏以精兵二千來襲。勢頗猖獗。正方武聰兵與戰，不利。軍監三枝刑部及武聰隊將山本半彌以下將士多死之。遂棄益田。退次三隅。是時，軍監長谷川久三郎等數人在津和野城。城主龜井茲監納款于毛利氏。捕久三郎等，押送長門。敵兵已取益田。榜曰：長州領我軍。日議攻擊和歌山。老安藤直裕將兵二千餘人，軍周布川。鳥取兵軍長濱松江松山兵軍雲雀山。而正方武聰兵軍當麻山。七月，敵兵將襲濱田。來攻雲雀當麻二山。正方武聰

兵力戰不利。俱棄營而退。敵兵乘勝自間道擣周布川軍後。和歌山兵狼狽不戰而走。敵先鋒千餘人濟周布川。兵皆慄悍不可當。諸軍悉投濱田。以議守備。直裕亦收兵至濱田。濱田人拒而不納。曰：其兵羸弱不足恃也。直裕憂苦退次鄉田村。是時諸軍報急於廣島。茂承遣講武所砲兵八百赴援。永敏使人說武聰致濱田城。武聰却之。永敏怒。是月十八日。永敏大舉薄濱田。鳥取松江松山兵邀戰不利。武聰亦悉銳拒之。而敵鋒益銳。和歌山兵聞之。悻怖無復鬪志。直裕輒踰備後。潛退廣島。餘衆多逃散。正方在柏淵。以

病稍篤。歸福山。武聰亦罹病。不能親麾兵。謂城遂不可保也。自縱火而逃。海路走出雲。講武所砲兵已發廣島。聞濱田城陷。途還武聰。中納言德川齊昭第十子出為右近將監武成嗣。至是亡其城地。敵兵已拔濱田。遂屠大森代官廳。盡略石見。小倉兵將襲赤馬。聞敵兵却逼田之浦。小倉部將島村志津馬邀戰破之。敵兵不屈。再乘走舸上陸。志津馬以兵三百擊之。自辰至申。敵兵沮靡。潘田之浦奪我兵仗而去。是時敵別船逼門司。閔小倉部將澁田見某擊卻之。我兵退扼大里。已而敵將高杉晉作山縣狂介等率兵八

百出據大里田之浦。小倉兵攻擊不利。敵兵來逼。熊本兵千餘人逆戰之。赤阪殺傷過當。晉作聞急。自將來援。敵勢復振。會日暮。兩軍交綏。敵次于大里。初。參將小笠原長行指麾失其宜。諸軍屢誑之。長行弗省。至是。熊本柳川部將各引兵而去。久留米部將亦怒其無為。將收兵就國。長行危懼。是夜航海而走長崎。久留米兵亦遂引去。敵聞之。將屠小倉城。城主小笠原忠幹知其不可支。八月朔。縱火走香春。茂承聞諸軍不振。屢取敗衄。欲自督諸軍進戰。適罹病而不果。乃下令大議。進擊。二日。我兵大舉。縱左右翼進攻。四

十八阪。敵兵力拒。會霖雨泥滑。進步太困。自巳至酉。左軍先敗。敵乘之。右軍亦殆。不支。俱收兵退。廣島是日。和歌山彥根高田兵戰于松原及宮內。皆敗。退保大野。八日。敵分兵為三。乘風雨來襲。諸軍沮喪。無復戰者。遂棄大野。走廣島。敵已拔大野。放精銳追躡我兵。死傷無算。時有流言。敵兵大舉來襲廣島。是時茂承以病稍篤。請辭總督。於是諸軍氣益沮喪。茂承遂移病退。備中先是家茂在大阪卧病。慶喜自京師來。省容保亦欲來省京師。有流言曰。公卿與激徒謀。將乘虛舉事。閔白齊敬等憂之。停容保去京師。天使

飛鳥井雅典就問家茂病。家茂上表請讓職於慶喜。優詔弗允。乃使慶喜督征長之事。慶喜奉詔將西如廣島。而敗聞累至。悔輒奉詔奏請。召諸藩有資望者議長防之事。帝允可之。慶喜乃移手書召德川慶勝。松平慶永。黑田慶賛。鍋島齊正。山内豊信。伊達宗城。島津久光。長岡護美等於京師。十一日大將軍家茂薨于大阪城。年二十一。勅賜謚曰昭德。移柩于江戶。葬增上寺。二十五日詔以家茂薨。班征長師。初西師之起。帑藏不支。而師亦不利。於是巨藩多不受我節度。十一月詔拜慶喜征夷大將軍。進正二位權大納

言。尋遷內大臣兼淳和學兩院別當。源氏長者如前。世故事。十二月榎木武揚等傳習航海術。自和蘭歸。是月二十五日。天皇崩。三年正月。皇子睦仁踐祚。四月。小出大和守。石川河內守等。至自魯國。初。文久中。竹内下野守。松平石見守等。使于魯國也。愛儂及。滇免連來。人種散居各處。是故欲以北緯五十度。定兩國境界。作地圖。以紅青二色分之。魯人弗聽。曰。何得以此地為貴國之有。以輿論議之。謂之滿州。屬島而可也。且四十八度以北。未曾見愛儂人種。豈以五十度南北分之乎。此地素無境界。可定而強定之。則

兩國紛擾。然彼此接壤而不界之。亦非我之所好也。故我吏員嘗在下田請與貴國權締。彼我人民雜居。約貴國措而不問焉。曰他日目擊實地以議矣。今也卿等來議境界。抑晚矣。然無已。則以阿丹和港界之乎。下野守等察其言。涉荒唐。遂有統全島意。然不知其地勢。故不能論駁之。乃約再就實地定之。交取券而歸。具啓其狀。故將軍家茂欲更遣使檢其地。而內國多事。未果。居五年。魯國以我使節不至。大起土功。開拓樺太島。至是慶喜聞之大驚。乃遣小出石川二人於魯國。執舊券。更議境界。魯國為不知之。欲以千

島代樺太。千島非魯國之有。而魯人陽為其有也。小出等憤怒。讓其食言。魯人曰。不可以口舌爭也。今與貴國偕拓之。居之不亦善乎。小出等意雖論辦盡力。魯人拓地已及五十度以南。是我政府以稽緩失機也。終約。彼我雜居而歸。五月。慶喜奉詔。開兵庫港。是時府庫已耗乏。乃欲造交鈔補之。遷延未果。以內外事務不舉。府庫不支。意頗沮之。乃欲辭軍職。還政權於朝廷。九月。山內豐信養病在國。使其臣寺村左膳。後藤象次郎齎書來上。慶喜愆愆。其辭職。慶喜召象次郎及薩摩人小松帶刀於二條城議之。二人固執。

本議慶喜意即決焉。於是召親藩及列侯將士告之。曰。昔自王綱解紐。相家執權。時運變遷。保平以還。大政歸于武門。吾祖特蒙朝眷。子孫紹述緒業。二百餘歲。傳至寡人。雖寡人奉其職。政刑失當不少。豈非菲德之所致乎。况方外國交際。益盛之日。政令不出于一。則綱紀難立。舊習不可除也。是以奉還政權。敢固皇國保護之基矣。若夫竭天下公論。與億兆同心力。則海外萬國之率服也。必矣。是以寡人之報皇國也。汝等各陳所見。勿以有胞藏焉。衆相視愕然。咸有沮色。薩摩人小松帶刀。大久保市藏。土佐人寺村左

膳。後藤象次郎。安藝人辻將曹等。在座俱執本議。乃說。老中板倉勝靜。勝靜不知所答。是夜以帶刀等所說。具稟於慶喜。慶喜領之時。十月十二日也。詰旦上表。奏請辭軍職。還政權。詔曰。凡事係諸侯者。不許特裁。其他如庶務。猶且可仍舊貫也。如其辭職。待加賀以下列侯入朝。而後議之。慶喜在二條城待。後命容保。定敬。及麾下將士聞之。怨其輕忽辭職。十二月。英國公使波留結。航到于大阪。請謁板倉勝靜。勝靜即抵大阪。延見之。波留結曰。貴國兵士多次于大阪。是我所憂慮也。夫貴國諸侯之馭兵士也。號令不整一。

自國人民在大阪者。或恐殺傷之禍。是故使兵士各就其國。以銷禍于未然。永全交際。是吾所望于貴國也。勝靜答曰。我國諸侯之率兵士。固有恒典。且如撤其屯營。政府不得制之也。陂留結曰。然則自國亦差兵士。以備不虞。勝靜不知所答。馳歸于京師。以稟慶喜。慶喜乃上書使勝靜執進止於朝廷。弗報。是月九日。詔罷慶喜軍職。解其政權。廢幕府。及閔白傳奏所辭職。詔允之。詰旦。詔就容保定敬於其國。復毛利慶親父子官爵。許其入京。於是容保定敬等危疑慶喜。

亦缺望意不平。會容保定敬於一條城。議曰。近日朝議不似往日。豈得無騙幼主謀私者耶。乃作書奏曰。臣慶喜謹領往日詔旨。待加賀以下諸藩入朝。而臣不得與大議。遽廢幕府。諸職未知朝旨所在也。書已入弗省。時薩摩長門土佐安藝尾張越前兵入護禁闕。我將士憤恚不自禁。乃以步騎兵萬餘人。扼二條城。將觀機而發。市民恟恟。避變於四方。或說慶喜曰。事已至此。坐自受箝制。不如退據大阪城。扼咽喉。以制事也。慶喜然之。乃宣言曰。退鎮將士暴動焉。十二日上書稟意於朝廷。是夜率容保以下將士及步騎

兵萬餘人而南。先是關東激徒在江戶者，潛匿島津氏邸。江戶監護酒井忠篤請逮之。時常野亦報土寇起。慶喜謂島津氏鼓動朝議，嗾使激徒以擾亂關東。乃下令追捕之。於是諸將士在江戶者，合忠篤兵圍島津氏邸，縱火屠之。斬獲無算。慶喜在大阪城，日夜與諸將議後圖。乃上書奏曰：島津氏無狀不一，請黜其藩士，參朝政者，弗報。是時公卿諸將士俱奏曰：天子親執政權，宜徵之德川氏，以充經費。天皇然之。使慶勝、慶永抵大阪，具傳朝旨曰：宜獻管地解兵備，以鎮衆心。如後事，則輕裝入于京師，可以請天裁也。慶

喜拜命而心危之。乃曰：獻土地則何以養麾下八萬士卒也。請諒察之。慶勝等不得要領而還京師。初慶喜之南也，留新選隊及所司代町奉行部下數百人於伏見驛，以窺京師動靜。且徵攝播南海兵。德川茂承、松平賴聰、松平勝成、酒井忠績等數藩出兵應之。諸將奮曰：勢已至此，豈可已乎。請進掃清京師。是月三十日出兵數千，於伏見驛宣言曰：慶喜請京師，乃使之為先驅。慶勝臣田中不二磨等馳抵伏見，說其將永井尚志等曰：內府入朝，宜撤兵也。因陳得失利害，尚志然之。而不能行。當是時，慶喜差有東歸意而

將士不服。曰。觀機制。變將士之常耳。今也。卻一步。則輸一著。不可使內府東也。因分見兵二萬。為二東。向京師。圖却薩長土三藩。以復幕府。容保定敬部下為先鋒。明治元年正月三日。將入京師。為薩長土三藩兵所破。退欲據于淀城。城主稻葉正邦在江戶。其留守田邊權太夫。以死拒之。我兵失其所據。三藩兵來擊我部將。佐久間。久保田等數十人死之。督將松平信篤。咄嗟麾兵。傷其馬。馬逸。即倒于地。眾視以為信篤死。退保八幡。敗聞時。達于大阪。慶喜謂事終不可為也。乃作手書。使人贈松平慶永。奏悚懼謹慎狀。六

日。與容保。勝靜。長行。定敬等。航海而東。十二日。達于江戶。我兵已失首領。而未知之。據八幡橋本。諸村力戰。又敗。敗兵聞慶喜東退。經紀伊賀。而皆走。我將佐在江戶者。聞之不懌。乃相議曰。為今之計。宜藉外國力。擁輪王寺宮。以令天下。是所以東照公之貽謀也。輪王寺宮者。公現法親王也。或曰。先扼函根。險下。令關東諸侯。可以謀恢復焉。議未決。容保就國。松平定敬。板倉勝靜。小笠原長行等。潛逃東北。與我亡命將士謀恢復。紀伊水戶二家將士。在江戶者。亦竊通謀。勸慶喜畫戰守策。慶喜弗聽。乃召勝安芳。大久保

一翁等授手書戒麾下將士曰謹勿抗官軍。輒抗焉。猶剽刃於吾腹矣。遂出城屏居寬永寺以待罪。於是將士或不懌。往往亡命。聚兵編隊。三兵隊黨之。或潛匿江戸。或奔常陸上野。甲斐信濃。三月東海道先鋒總督少將橋本實梁副總督侍從柳原前光率官軍至品川。田安慶賴使勝安芳出迎之。因陳慶喜恭順狀。四月四日實梁前光入江戸城。慶賴及我將士掃道迎之。實梁宣詔曰宜致江戸城及軍艦銃砲曰助逆者特宥死一等。宜斷案奏罪曰假慶喜死一等。宜屏居水戶。慶賴奉詔居三日。慶喜退于水戶。已而大

總督有栖川熾仁親王帥官軍入江戸。以增上寺為行臺。尋徙西城。榎本武揚上書請留軍艦銃砲若干。以供德川氏使用。弗允。執迷者意不能平。相率奔東北。推大鳥圭介古屋作左衛門。秋月登之助。土方歲三等為將。橫行兩總兩野。甲斐信濃間。武揚亦與荒井郁之助等千餘人。以軍艦七艘。脫品川洋。慶賴聞之。遣人追之。不及。閏四月。左大將三條實美來入江戸城。召田安龜之助。傳詔受慶喜。後龜之助慶賴子。年猶幼。乃命松平確堂攝事。而封額未定。初勝安芳之迎官軍也。麾下士卒怒。欲刺安芳。及其獻城地兵

仗益憤激。亡命結黨。據寬永寺。五月。熾仁親王下令討寬永寺賊。平之。無幾。詔以駿遠奧羽地七十五石賜龜之助。時有流言。賊徒將奪慶喜去。慶喜在水戶。恐有其變。奏請徙于駿河。屏居于靜岡城。於是士卒多從而徙駿河者。十月。詔叙龜之助從三位。任宰相中將。更名家達。後數年。詔宥慶喜罪。更叙從四位。以全家康之裔孫云。

續外史氏曰。天下之言武者。必先屈指於關東。而關東之武。顯於世者。蓋久矣。自從天慶。馴致寬治。源氏數鎮東北。每用斯武。以奏功效。遂相率隸如君臣。然

降。至天正慶長之際。關東之武。多屬德川氏。以震懾四方。勢不可復拔矣。夫勇悍趨捷。重耻輕死。我國俗所自有。而家康養之以恩。結之以信。乃逞吾權。營吾利。無所為而不成。以此制天下之事。如銳斧斷朽索矣。亦勢之所然也。後之論者。不詳於此。而特稱武門之專。皇威之衰者。謬矣。余嘗讀藤原豫樂公之論。曰。當時使德川氏開府於京師。則皇威之衰。不止於此。而今與幕府東西相距百有餘里。朝家或存告朔之羶羊者。蓋僥倖而已。嗚呼。公之論。可謂能察當世之勢也。然時勢之推移。有難固制者。家康朝侯伯於江

戶以充國役而麾下將士漸驕慢大率以任俠成風任俠猶可矣久之為浮薄輕躁乃真率朴素之風亡焉於是乎關東之武始衰遂成不可回之勢譬如齊桓晉文之業已衰釀成強秦也豈知銳斧却為朽索所斷哉伏見鳥羽之一敗可以見矣魏相不言乎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德川氏之舉兵於大阪以逼伏見鳥羽

豈非爭恨小故矜人民之衆乎其驕且忿可知矣乃不免敗滅而何然前內府為人明敏西在京師殆十年嘗審朝旨藩情輒奉還政權如脫弊屣矣天下誰不欽仰其明敏也以其躬坐列藩右俱參王政之大議則可謂不辱為新田氏之胤者也何圖為群下所煽惑取反逆之名於天下豈可不謂暗且愚乎曩所謂明敏者果安在焉是時薩長土三藩乃官軍也應兵也以薩長土不可見焉德川氏乃賊軍也忿兵也以德川氏不可見焉以賊犯官以忿兵當應兵其彼勝我敗千古瞭然雖鄙野小人而亦皆知之縱令僥

倖一勝之利。官軍不必棄天子而走矣。挾以據西南。則不免。前內府為尊氏之亞。乃奉諸王立為天子。亦不免。其為潤位矣。然則指前內府為明敏者。蓋謬歟。曰否。其指為明敏者。果不亡矣。乃悟驕且忿之遂取。敗滅。自悔其過。恭順謹恪。謝罪朝廷。有或勸之逆者。亦皆却而弗納。務鎮制群下。狂暴移其不忍之心。屏跡。忍之罔無。復抗衡意。則以前內府之為明敏也。群下或不之察。擊悍傲慢。偶欲張關東之武者。亦皆誤方向。而抗救亂。誅暴之王師。概幾乎婦人之勇也。關東之武遂亡矣。嗚乎悲矣哉。余非特為關東歎。歎

焉。為天下悲之。

續日本外史卷之三終

